

關於順治皇帝出家問題

幻生

天下叢林飯似山，鉢盂到處任君餐；黃金白玉非爲貴，惟有袈裟披最難！朕爲大地山河主，憂國憂民事轉煩；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不及僧家半日閒。來時糊塗去時迷，空在人間走一回，未曾生我誰是我，生我之時我是誰？長大成人方是我，合眼朦朧又是誰？不如不來亦不去，來時歡喜去時悲。悲歡離合多勞意，何日清閒誰得知！世間難比出家人，無牽無掛得安閑。口中吃得清和味，身上常披百衲衣。五湖四海爲上客，逍遙佛殿任君嘻。莫道僧家容易做，皆因屢世種菩提。雖然不是真羅漢，也搭如來三頂衣。免走鳥飛東復西，爲人切莫用心機，百年世事三更夢，萬里江山一局棋。禹開九州周伐紂，秦吞六國漢登基；古來多少英雄漢，南北山頭卧土泥。黃袍換却紫袈裟，只因當年一念差，我本西方一衲子，因何落在帝皇家？十八年來不自由，征南戰北幾時休？我今撒手西歸去，管甚千秋與萬秋！

順治皇帝出家偈

一、
上面的這首詩偈，據說是順治皇帝出家時寫的。

順治，是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的年號，也是大清帝國入主中國的第一位君主，歷史上稱之爲「清世祖章皇帝」。談到大清帝國的起源，應該要從順治的祖父——努爾哈赤開始說起。愛新覺羅

這個氏族，原是歷史上女真族的後裔。女真在宋朝時代，是個力量強大的部落民族，她繼遼代之後，崛起於中國北方，建立過大金帝國的王朝，統治中國北方一大片廣大遼闊的領土，長達一百一十九年，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所謂「遼金時代」，後爲蒙古人所滅。蒙古人將女真族編爲五萬戶，分居東北關外。沉寂了數百年

的這個民族，到了努爾哈赤時代，又再度開始強盛起來。努爾哈赤的父親名他失（清顯祖塔克世），祖父名叫場（清景祖覺昌安），本來是建州的左衛指揮，效忠明室。且爲明將李成梁做間諜，引導明兵攻打建州的悍酋王杲和他的兒子阿台，因爲他們與阿台有親戚關係，混進山寨去說降，不幸得很，被攻入山寨的明兵誤殺了。努爾哈赤那時二十四歲，聽到父親和祖父的遇難，悲傷痛哭，決心起兵爲父親祖父報仇，但是，他的力量很小，不敢公然地與明朝爲敵，只得藉口說是同族的尼堪外蘭（圖倫城主）陷害的，要去尋衅。因此，經過他蓄意的東征西討，吞併了附近的部落，也攻陷了圖倫小城，殺了尼堪外蘭。建州的五部，全被他征服了。

女真族除了住在建州的這一支之外，另外還有一支住在海西。這一支的女真人，起初居住吉林省城附近，後來擴展到開原城的外邊，分成了四部，便是所謂扈倫四部——哈達、輝發、烏拉、葉赫。努爾哈赤爲了發展他的江山霸業，他想，他必須先征服女真族全部，成爲女真族的領袖，以此做爲發展基礎，再去攻打大明帝國，爲父祖復仇。因此，他運用謀略，先與葉赫通婚，結成關係，而後攻打哈達，接着又攻下了輝發和烏拉二個部落，女真族的全部，僅贖下一個葉赫，差不多都被他征服統一了。同時，他也得到一片廣大肥沃的土地，從事農牧墾植，儲備糧食。那時的葉赫，是依賴明兵保護的，努爾哈赤知道，他要征服葉赫，必須要跟明朝發生直接軍事衝突，所以，他在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（一六一六），首先在赫圖阿拉建立了大金（亦稱後金）汗國，改元天命，脫離明朝獨立。過了二年，努爾哈赤誓師南征，攻打明朝，他先攻下撫順，使明室朝野震驚，派遣大軍前來討伐，號稱二十萬衆（其實只有八九萬人），分四路深入，努爾哈赤只有八旗軍隊，約六萬人。因爲明軍是由四路深入，兵力不能集中，努爾哈赤運用戰略方法，以集中兵力予以各個擊破的戰術，

打得明兵落花流水，大敗而逃，他得到空前的輝煌勝利，所以，他乘機攻克了開原和鐵嶺，同時征服了葉赫。開原是明朝東邊的重鎮，儲存着很多軍用物資，盡爲努爾哈赤所獲，這使大金汗國的軍事力量，更形強大起來。明熹宗天啓元年（一六一二），努爾哈赤又攻下了遼陽和瀋陽，取得遼東首府，因此，他遷都到遼陽，做爲大金國的復興基地。不久，他又繼續揮兵攻打遼西，取得了遼的全部領土。居住在遼東遼西的，大多數都是漢人，如今，漢人成了金人的俘虜，努爾哈赤起初將漢人編爲四旗，後來又分爲八旗，成爲他的軍事力量之一。

大明的朝廷，這時才惡夢初醒，知道崛起於關外的這個「建州小酋」，不僅不是一個小寇，而且是威脅大明江山的一個心腹大患。可是，當時的明室政治一片腐敗，朝廷派系林立，黨同伐異，大家爲權力爭奪，小人與奸邪當道，拿不出具體有效的辦法來制裁關外的勢力，徒然坐着努爾哈赤一天天地壯大。只有努爾哈赤攻打山海關時，而被山海關的守將袁崇煥予以迎頭痛擊，使這位出征以來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」的常勝將軍，首次嚐到戰爭的敗績，削弱了金軍的銳氣，努爾哈赤也在這次戰爭中身受重傷，不久鬱鬱而終。大金國的汗位，由他的第八子皇太極繼承。這位新汗主，更是一個危險的厲害人物，他不但繼承了父親的霸業，同時仍積極地繼續向外侵略擴張領土。明思宗（莊烈帝）崇禎四年（一六三一），他攻陷了大凌城，第二年又征服了蒙古的察哈爾，進入長城邊境，常常入關騷擾京師。皇太極知道，大明帝國的人口與領土龐大，不是關外的人力物力一時所能征服的，他的入關叩境，只在騷擾，劫掠人口物資，使明室動亂不安。崇禎九年（一六三六），皇太極與明室分庭抗禮，宣佈稱帝，改國號爲大清，改元爲崇德，自號清太宗，推尊其父努爾哈赤爲清太祖。這是大清帝國的由來。此外，皇太極杜撰了一套鬼話，宣稱他是「滿族」，由滿族建立的大清帝國稱爲滿清。其實，歷史上何來一

個滿族？只是女真族的易名而已。

崇禎十五年（一六四二），清兵攻陷松山，明朝的總兵大將洪承疇被俘，歸降滿清，這一消息，全國震動，崇禎十六年（一六四三）八月，皇太極暴斃，由其子愛新覺羅即位，第二年改元順治。雄踞關外的大清帝國，雖然遭逢國喪，以及內部的政爭，但是，她並未因此而稍斂其侵略擴張的野心，仍然虎視眈眈地窺視着大明的江山，俟機而動。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三月，李自成攻陷北京京城，由外城到內城，崇禎皇帝眼看大勢去矣，自縊於煤山，結束大明帝國近三百年歷史的江山霸業。當時明室的總兵大將吳三桂，駐防山海關，李自成進京，致書勸其歸降，吳本答應，後來，只因他的愛妾陳圓圓被擄，這位「不愛江山愛美人」的糊塗將軍，一時怒髮衝冠，邀請清兵入關「討賊」，恰好正中大清帝國的下懷。在師出有名的大清帝國，不僅名正言順地出兵入關平亂，而且進一步順理成章的「代明稱帝」，數月之後，便移都於北京，這年正好是順治元年。由明代的結束，代之而來的是大清帝國愛新覺羅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開始。

順治繼承皇位，那時年僅六歲，尚在幼年，一切軍政大權，悉由其叔父多爾袞攝政處理。記得四十多年前，我讀「多爾袞致史可法書」，「史可法覆多爾袞書」，這二封信，文情並茂，生動感人。多爾袞以勝利者自居，「國家之撫定燕都，乃得之於闖賊，非取之於明朝也。」『不憚征繕之勞，代為雪恥。……』說來冠冕堂皇，並帶威脅恐嚇，要南方放棄武力抵抗，歸順大清帝國。史可法也以不卑不亢的姿態，予多爾袞曉以春秋大義，要其撤兵關外，共建二國永世之好。自崇禎帝縊死之後，大明帝國尚有江南半壁江山，明室的宗支雖然在南方出現了多頭的領導集團，繼承大統，但是，因為政治腐敗極點，無藥可救。加之南方的領導集團，又都是亡國之君，隨伴着一小撮的亡國之臣，奸邪當道，回天乏術。那時僅有一個孤忠耿耿一心為國的史可法支撐

大局，可是獨木難撐既傾的大廈，他一個人又如何能夠挽救明室的亡國命運？在防守揚州一役，史可法惟有以孤臣孽子為國捐軀之心，一死而已，名垂青史。這在明末的亡國史上留下了一頁碧血黃花忠臣義士的歷史篇章。總攬大清帝國軍政大權的多爾袞，在其內部劇烈的政治鬥爭之際，於順治七年（一六五〇）十二月初九日，以三十九歲盛年暴斃，第二年二月十二日，順治開始親政，那年他才十四歲。順治親政僅僅九日，即下令清算多爾袞的罪狀。順治的年號，雖然有十八年之久，但他真正親政，只有十年時間，到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正月初七日，這位年輕的一代君主，便因出天花而結束他二十四歲的短暫一生。

關於順治的出家問題，向來傳說頗多，有的說他曾去五台山出家，但是，我們根據正史的研究，順治並沒有出家，既然沒有出家，為何會有出家的傳說出現？這一傳說的來源，並非空穴來風，確是有其來因的。順治十七年（一六六〇）八月十九日，他寵愛的董妃去世之後，那時的他，的確是想出家的，並且連頭髮都剃了，後來經人勸阻，沒有成爲事實。我們藉用陳垣教授的話說：「只是出家未遂耳！」

至於順治爲甚麼想要出家？論到這個問題，必須先從他接觸的宗教說起。依着這樣的層次，再來論述他想要出家的基本動因。

二、

談到宗教問題，順治最初接觸的宗教，並不是佛教，而是西方的天主教。自明神宗萬曆年間，以意大利耶穌會利瑪竇(Matteo Ricci 1552-1610)爲首的西方傳教師，來華傳教，建天主堂於北京，兼傳西方的天文、地理及醫學，獲得皇室重視，因此，西方傳教師相繼來華傳教。其中有一位德國神父湯若望(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)於明熹宗天啓年間來華傳教，精通曆法，甚得皇室禮遇，順治的母親，並認湯若望爲義父，湯若望送

一十字頸練給其義女，順治母親公開佩戴，儼然是一虔誠的天主教徒。順治從幼年開始，便稱湯若望為「瑪法」（即爺爺之意），因為這一層關係，湯若望在大清帝國的皇室裏，有着特殊的地位。按照中國皇室的傳統規定，一般臣民覲見皇帝，要行跪拜禮節，唯有湯若望獲得免除此禮。順治親政的第二年（一六五二）七月初五日，由皇帝賜贈湯若望朝衣朝帽；順治十年（一六五三）三月初三日，又敕封湯若望為通玄教師。就這些榮典來看，湯若望不僅受到順治的敬重，而且，在順治親政的十年之中，前六年他是影響順治力量最大最深的一人。順治有着暴烈的個性，當他的性情激動起來的時候，任何人無法進諫勸阻，惟有湯若望能夠進言勸慰，由此可以看出湯若望在順治心目中的分量。德國魏特先生根據湯若望的回憶錄，寫了一本「湯若望傳記」，其中說到：

他（順治）心內會忽然間起一種狂妄計劃，而以一種青年人們底固執心腸，堅決施行，如果沒有一位警告的人乘時剛強地加以諫正時，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也會激發起他的暴怒來，竟致使他的舉動如同一位發瘋發狂的人一般。……一個有這樣權威，這樣性格的青年，自然會作出極令人可怕的禍害，因為誰是敢來向這位火烈急暴的青年加以諫正的，他略一暗示，就足把進諫者底性命毀滅了。當時朝中惟若望有這膽量和威望，他不避一切，敢向皇帝指示所應走的道路。

順治十六年七月鄭成功陷南京，當這個噩號傳至北京，皇帝完全失去鎮靜的態度，頗作逃回關外之想，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責，他一聽太后底話，反而竟起了狂暴的急怒，拔出他的寶劍，宣言決不變更意志，要親自出征，用劍把一座御座劈成碎塊，皇太后任然地用言詞來平復他底暴躁，另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勸誡皇帝，可是更增加了他的怒氣，他恐赫着，要把她劈成碎塊，因此她就吃了一驚跑開了。各城門已經貼出佈告，皇上要親自出征，登時全城內便起了極大的

激動與恐慌，因為皇上的性格暴烈，在疆場上，一旦遇到不幸，極有可能的，那麼滿人的統治就要受危險了。

在這時只有一個人可以幫忙，就是湯若望。各親王各部臣和許多官吏，列為一長隊，到若望館舍中，迫切地請求他援助，他良久拒絕不允，最後他竟讓步，順從他們的請求，他同傳教士蘇納和白乃心，暗自作一次會議，然後他又親自作了一封奏疏，到次日一早，他們三人先作了彌撒，禱告若望底舉動成功，然後若望就向他的兩位流着眼淚的同志作別。

在宮殿門檻上，有一位同若望交好的內官，向他報告說，皇上已經有點安靜了。若望走至帝前，就把他的奏疏，呈遞上去，並且很深誠地懇求，不要使國家到了破壞地步，他不願有所見而不言。登時皇帝底情緒就轉變了過來，請若望起立，現在他知道瑪法底見解是好的。所以各城門上又貼出了一張新佈告，皇上之出征已作罷論。因此若望便被稱為國家的救星，許多顯貴人物，都到他館舍來伏地叩頭向他和他的同志敬禮。

從魏特先生寫的「湯若望傳」這段文字來看，湯若望對於順治影響之大，似乎超越了皇太后對順治的影響之上，由於這位西方來的神父，竟然阻止了順治南下親征的決定，這是何等重要的國家大事，難怪朝廷的許多王公大臣，要向這位異國神父伏地叩頭禮謝。不過，從歷史的考證研究來看，順治十六年七月的湯若望，是否還能隨便見到順治，我們持以懷疑。因為那時的順治，已經皈依了佛教，而對西方傳教士及其傳播的教義，有着強烈的反感，湯若望又如何能夠去勸阻順治呢？我想，這大抵是西方傳教士的自我吹牛而已。勸阻順治南下親征的，大概不是湯若望，而是另有其人的。

湯若望來華的目的是傳教，因為他精通西方曆法，中國朝廷

封他做了官。他與順治母子有着特殊的因緣關係，受到朝廷上下的敬重，這是事實。在這個最好的有利形勢之下，湯若望是不會忘記向順治母子傳教的，希望他們成爲虔誠的天主教徒，這是必然的事實。我們從木陳道忞的「北遊集」裏，記載順治與木陳忞的談話，其中便可知道：

……上遂問師：天主教書，老和尚曾看過麼？師曰：崇禎末年，廣閩盛行其說，有同參唯一潤者，從福建回，持有此書，因而獲覩。上曰：湯若望曾將進御，朕亦備知其詳。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謬之說，無踰此書，何緣惑世，真不可解！

湯若望送新舊約聖經給順治，自然會向順治詳細介紹新舊約的內容等等，所以，順治對天主教是知道很多的，並不陌生，我們從「朕亦備知其詳」，可以知道他對天主教的了解並不膚淺。不過，他對新舊約的內容並不欣賞，認爲「天下古今荒唐悠謬之說，無踰此書」。新舊約既被順治視爲天下古今荒唐之說，他怎麼會去信奉天主教呢！不但如此，順治對於耶和華創造世界的神話，根本就抱着不相信的反對態度。我們看「北遊集」的記載：

上一日語師：昨在宮看先和尚語錄，見總直說中，有「辯天三說」，道理固極透頂透底，更無餘地可臻矣！即文字亦排山倒海，遮障不得，使人讀之，胸次豁然。朕向亦有意與他辯析一番，今見先和尚此書，雖聖人後起，不易斯言。故已命閣臣馮詮及詞臣製序，將謀劖劖，使天下愚民，不爲左道所惑。師曰：皇上此舉，功流萬世，顧先師大義微言，何幸折衷我皇聖人哉！

文中的「先和尚」，乃指密雲圓悟。密雲圓悟是木陳道忞的師父，爲明末清初人。明末天主教傳入中國，針對天主教教義，駁斥其謬說，密雲圓悟乃有「辯天三說」之作。順治讀及此文讚嘆不已，故命馮詮等製序翻印。此事湯若望亦有所聞，所以魏特的

「湯若望傳」曾有這樣的記述：

僧黨甚至獲得允許，以皇帝名義，發表一種反對基督教文件，但是卻未曾得到這地步，因爲皇帝出人意料之外，疾速晏駕。

其實翻印「辯天三說」，全是順治個人的意思，那裏是僧黨以皇帝名義發表反基督教的文件，純屬栽贓。明白地說，順治對湯若望傳播的基督教義，就不信服，所以「朕向亦有意與他辯析一番」。他，當然是指湯若望而言。由於在思想理論上，基督教的一套教義，不能令順治信服，雖然順治與湯若望接近的時間很久，受其影響很大，但他沒有成爲一個基督徒。後來，順治學佛之後，成爲佛教徒，便與湯若望逐漸疏遠了。這在「湯若望傳」中，也有記載：

順治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來，勸誡他完全信奉偶像。若望盡他能力所及，使這被眩惑的人，恢復他的理性，他向皇帝呈遞一本嚴重的奏疏，皇帝並不見怪。他說，瑪法這諫正是對的。但是無多時日，竟又成了僧徒手中的傀儡，瑪法竟被視爲討厭不便的諫正者，而被推至一邊。

「瑪法竟被視爲討厭不便的諫正者，而被推至一邊」，這說明了順治因信仰的轉移而疏遠了湯若望的證明。我在前面引錄的「湯若望傳」中，該傳說到順治十六年七月，鄭成功攻陷南京，順治要南下親征，後來由於湯若望的勸諫，才打銷此一決定。我對「湯傳」的此說，是持以懷疑的，因爲順治自十四年學佛以後，也許因信仰的不同，湯已經被逐漸疏遠了，平時覲見一面，已屬很難，何況到十六年七月，正是學佛興趣最高最濃的時期，湯又如何能夠去見順治，如何改變順治南征的決定？我們從其他相關的文獻資料去求證，發現西方傳教士總有抬高自我身價的誇大狂，屬於天字第一號的吹牛者。

順治沒有成爲一個天主教徒，固然由於西方宗教那套幼稚的

神話哲學，無法使一個具有獨立思想見解的中國知識分子接受。同時，西方來華傳教的神職人員，他們真正背負的使命，並不是單純的傳教，他們只是披著這件美麗的宗教外衣，實際上所造的，是在了解中國內部的實際情形，做為他們國家在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方面侵略瓜分中國的準備，明白地說，他們全是一班不折不扣亡人之國的宗教間諜。雖然，在這些來華的神職人員之中，有不少學有專長的優秀人才，他們除了本身的神學知識之外，也為中國介紹了許多有關近代西方的科學知識，創辦了不少學校、醫院，及慈善事業，加惠許多貧苦人民，不過，他們的這些工作，只是為了達成他們根本目的的外圍遮眼工作。順治是中國的一位君主，儘管他個人對湯若望有所敬重，但在宗教的信仰上，他是不能不加以慎重選擇的。順治對於西方來華的神職人員，究竟在中國做了些甚麼活動，朝廷的大臣及地方官員，都會向他有所報告的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情形，他是知道最多最清楚的。所以，他不僅對一般傳教士有所戒備，即對素所敬重的湯若望，也不例外。我們從「湯傳」裏便可見到：

皇帝本來一位教外人，對於教士無家室的獨身生活，殊覺費解。因此他一開頭時，在白晝任何一個時刻，甚至在深夜，遣派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體面內臣，到若望住宅中，藉詞或此或彼地諮詢，然而實際上卻是暗自查究他的私室行動。這些黑夜來客，在若望住宅中，不曾發現有絲毫可指摘處。皇帝對於若望的貞潔生涯，確切訪明後，他才選他為他的師友，為他的親信顧問。

中國佛教的出家僧侶，過着獨身生活，這是為人所悉知的；天主教的傳教士，既然也過獨身生活，這對中國人而言，不會感到「費解」的。順治特意派遣內臣於白天與夜晚造訪湯若望，顯然不是為了不了解教士的獨身生涯，真正的目的是在了解湯若望平日到底在做甚麼？俗語說得好，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，西方傳教士

在中國已經有着嚴重的劣跡出現，順治怎能不對他們小心戒備加以提防呢？

自西方宗教來華傳教的歷史觀之，起初因為傳教士學有所長，帶來了西方的科學知識，受到中國朝廷及士大夫的歡迎敬禮，可是，時間久了，他們披着的宗教外衣全部揭開之後，呈現出來的而是猙獰可怕的面目。傳教士們做的是顛覆政府的工作，蔑視中國的主權，違法亂治，破壞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，一連串的胡作非為，這才迫使中國朝廷下令禁止傳教，驅逐教士出境。中國本是一個禮義之邦的文明大國，一向是善待外人的，本着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悅乎」；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的胸懷，熱誠待客，尤其對於遠從西方來華的傳教士，更是尊重不已，除非對方心懷叵測，劣跡昭彰，中國朝廷是不會下逐客令的。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到底做的些甚麼？我們在一山先生的「中國近代史」一書裏，見到二段具體扼要的敘述：

順治康熙二帝優遇湯若望、南懷仁等，宮廷之間，西人往來甚眾，士大夫也樂與交遊。他們尊重西洋的科學，並且尊重西洋人，在各省傳教通商都很自由，中國人信教的也非常多。可是西洋人總不免有他們的把戲，我們是因為需要科學而始令其傳教、通商；他們是因為要通商殖民，才來傳教，才講科學，根本是相反的。他們蔑視中國的主權，不遵守中國的法律，瞧不起中國，尤其在海口方面，常常有些違法妄行。清吏目覩他們在印度南洋一帶的暴虐情形，不管商人教士，都和政府有密切關係，作帝國主義侵略的前鋒，能不要點戒心嗎？況且多少年不能解決的儀禮問題，教皇忽然下令禁止教士祀天地，拜祖先，改變調和的思想，而出以攻擊的態度，雖寬大開明如康熙帝，也不能再事容忍了，所以康熙五十七年（一七一八）有禁止傳教之令，這仍然是杜絕外人侵略的意思。誠如 John J. Heevens 所說：『若教士不為政

治之活動，可安居而不加干涉」（見遠東史）。但他們怎樣能不為政治活動呢？所以後來逐漸採取嚴厲的處置，雍正時，還只放逐於澳門，到乾隆時，私人傳教，簡直要永遠監禁了。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，但責任究竟是屬於那一方面呢？

楊光先在康熙初年的時候，和湯若望賭測日蝕，失敗了，著不得已書，謂：『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，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。』因學日本及呂宋之往事為戒。可見學術不如人是他自己知道的，因為怕教士偵察形勢，收拾人心，作政治侵略的導線，所以不得不辭而闕之。康熙末皇九子胤禛以天主教神父穆經遠為謀主，宗室蘇努一家人都信天主教。蘇是胤禛的黨羽，西洋傳教士也幫助胤禛奪位，雍正帝因此遷怒而禁習天主教，西洋教士為甚麼參加他們的政治鬭爭呢？即此兩例，就知當時禁止傳教的真正原因了。

讀了一山先生的這段文字，我們知道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真正目的，政治色彩是多於宗教色彩的，終極的目標是要滅亡人家的國家，成為他們的殖民地，當他們的這些醜劇被暴露之後，也就難怪中國朝廷由歡迎而到排拒驅逐的做法了。順治的一生受到湯若望很大的影響，但他究竟沒有成為一個基督徒，其原因也就在此。

三、

順治的信佛，開始與佛教接觸，是從順治十四年（一六五七）開始的。順治為甚麼會信佛？有着二種傳說：一是說他受了董皇妃的影響，二是說他受了母親——皇太后的影響。順治受董皇妃的影響而信佛，這是沒有文獻資料根據的誤傳臆測，事實上，董妃是不信佛的，她的信佛，還是受了順治的影響而來。順治在親自撰寫的「董后行狀」裏說：『后素不信佛，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，且為解心經奧義，由是崇敬三寶，栖心禪學，』這是最好的

說明。

至於順治信佛是受了他的母親的影響，這是可能的。雖然順治的母親是湯若望的義女，她也公開佩戴過十字頸鍊，但是，她有沒有信奉天主教？我們在文獻資料上沒有見到記載。不過，皇太后信佛學禪，這是有文獻記載的。嘉興藏本「憨璞禪師語錄」卷十二法語門，曾有一則記載：

皇太后請話頭參禪，一日工夫緊切，忽然境相現前，上命近侍李國柱至萬善殿求開示。師云：參禪做工夫，要久習禪觀，純寂光生，凡無始習氣，悉令銷殞，皆是幻相，不可認為真也。祇因話頭看不清楚，向意識上卜度，以致殊勝境相，若內心不起，外息諸緣，心如牆壁，可以入道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切莫隨他所轉。若作聖解，即被境惑；不作聖解，名善境界。只要本參上看得精明，追究落處，如握金剛寶劍相似，佛魔到來，一齊勦絕，即得安樂自在。

皇太后參禪，且在禪觀中有境相現前，證明她的禪定工夫已經很高，她的信佛學佛，是絕對沒有問題的。至於她如何從一個神父的義女而去學佛參禪的心路歷程，有關這方面的資料，我們沒有見到，姑且不論。皇太后只生了順治一人，當順治六歲的時候，他底父親——皇太極去世，他們便成了孤兒寡婦。順治不是皇太極的長子，好像是他的第九個兒子。經過皇室內部的一番權力之爭，也許因為順治年幼而背景單純，他幸運地以一個六歲的小孩被選為皇位的繼承人，但是，國家的大權，操縱在他的叔父——多爾袞手中。順治雖然做了皇帝，由於年幼，在複雜多變的皇宮裏，仍然是母子終日相依，自然而然形成「母子情深」的關係。我們綜觀順治的一生，他受母親的影響最大；順治對母親的關心，自然也超過一般常人之上的。木陳道忞在他的「北遊集」裏，記載順治的話說：『若非皇太后一人罪念，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。』從這句話裏，可以知道順治對母親的關懷。皇太后學

佛參禪，當然會影響到順治，所以，順治的信佛，是受到母親的影響，大致是正確的。

順治未信佛前，他對佛教的觀感是不太好的。我們在清世祖「實錄」裏，見到一段記載：

順治十年正月萬壽節，上召大學士陳名夏問天下治亂。詔曰：治天下大道已略言之，更言其小者，如喇嘛豎旗，動言逐鬼，朕想彼安能逐鬼，不過欲惑人心耳！名夏奏曰：皇上此言，真洞晰千載之迷，嘗謂有道之世，其鬼不靈，光天化日，豈有逐鬼之事？上又曰：朕思孝順孫，追念祖父母，父母，欲展己誠，延請僧道，盡心焉耳，豈能眞作福耶？名夏奏曰：若果有學識之士，必不肯延僧道，爲此者多小民耳！以其愛親之誠，故聖王不禁。

『朕想彼安能逐鬼，不過欲惑人心耳！』延請僧道，盡心焉耳，豈能眞作福耶？這些都是說明順治對於喇嘛豎旗逐鬼，以及延請僧道作福所抱持的懷疑態度，當然也是代表他對佛教不好的看法。不過，那時順治年紀尚輕，正是被湯若望包圍的時候，在湯若望灌輸上帝的一套神話思想，自然而然流露了他對佛教的不好觀感。後來，當他正式接觸佛教，對佛教有了正確認識，他的觀念才完全徹底的改正過來，相反地，他對耶和華創造世界人類的一套神話，有着強烈的懷疑與反感。

順治與佛教接觸，影響他最大的，使他成爲一個正信虔誠佛教徒的，有四位出家僧侶，他們是：憨璞性聰、玉林通琇、木陳道忞、筇溪行森。

第一個與順帝接觸的出家僧侶，是憨璞性聰（憨璞是號，性聰是名。在中國佛教的禪宗門下，出家人的號與名往往是並稱的，如：玉林通琇，木陳道忞、筇溪行森等，都是如此。上二字是號，下二字是名。名的上一字是行輩字派，這個字常常會被省略的，如「玉林通琇」，而稱「玉林琇」；「木陳道忞」，而稱「木陳

忞」；「筇溪行森」，而稱「筇溪森」；「憨璞性聰」，而稱「憨璞聰」。因爲，「通」「道」「行」「性」，都是行輩字派。）憨璞性聰是福建延平順昌人，十八歲出家，初參鼓山賢，後來又參百癡元，並爲記別。順治十三年（一六五六）五月，他受請擔任京師城南海會寺住持，一時宗風大振，名聞遐邇。第二年（順治十四年）的秋天，順治去南海子狩獵，路經海會寺，與憨璞性聰見面，相談甚歡，頗爲投契。順治回宮以後，於十月初四日召憨璞性聰進宮，延入萬善殿，『奏對經句』，談論佛法大意。據「憨璞禪師語錄」記載：

順治十四年十月初四日，召對萬善殿。上問：從古治天下，皆以祖祖相傳，日對萬機，不得閒暇。如今好學佛法，從誰而傳？對云：皇上即是金輪王轉世，夙植大善根，大智慧，天然種性，故信佛法，不化而自善，不學而自明，所以天下至尊也。……

這是順治與出家僧侶接觸談論佛法的開端。皇太后參禪有境相現前，順治命人至萬善殿請憨璞聰開示。那時在京師有名的禪門大德，只有憨璞聰一人。順治十五年（一六五八）九月，憨璞聰又再度被召進宮，延入萬善殿結制，順治並問及南中耆舊，憨璞聰以玉林通琇、木陳道忞、費隱通容等人，列名奏進，因此，順治而召玉林通琇進京。順治十六年（一六五九）春，憨璞聰又被召入宮，敕封其爲「明覺禪師」，至四月十五日辭出。那年的十月，又奉旨到憨忠寺結制。第二年（順治十七年）的七月，憨璞聰在海會寺任職期滿，向順治「疏請南歸」，八月離開京師。他在海會寺任職四年，數度被召進宮，是與順治接觸時間最久的一人。

第二位與順治接觸的出家僧侶，是玉林通琇。玉林通琇是蓉城人，自幼出家，悟道甚早，爲當時禪宗的有名人物。他奉召進京與順治談論佛法，先後共有二次。第一次是在順治十五年（一六五八）的九月奉召，可是，他從浙江湖州抵達京師的時候，已

經是順治十六年（一六五九）的二月十五日，那時玉林通秀四十六歲。這次他在皇宮裏住了三個月，直到四月十五日才離開京師南歸（那年閏三月）。在這三月裏，他與順治談得相當投緣，不僅使順治對佛法有了更進一層的認識，同時對於修習禪觀，也引起無比的興趣。因此，順治並依玉林通秀為師，請取其法名為「行癡」，順治別署為「癡道人」。據「玉林年譜」記載：

世祖請師起名，師辭讓，固謂師曰：要用醜些字眼。師書十餘字進覽，世祖自擇癡字，上則用龍池派中行字。後凡請師說戒等御札，悉稱弟子某某，即璽章亦有癡道人之稱。然師珍重世祖之深信，未嘗形之口吻楮墨，凡師弟子，俱以法兄師兄為稱。

當玉林琇辭別南歸，順治曾說：「和尚錄中付們人節溪之偈最好，送和尚還山之舟，可載入京一面。」六月十五，玉林琇回到湖州，便命節溪森隨舟入京，與順治對談「甚契」。這是節溪森進京的因緣。玉林琇回到湖州不久，順治便敕封他為「大覺普濟能仁國師」。這是「玉林國師」的由來。

玉林琇第二次奉召進京，是在順治十七年（一六六〇）的七月，他到達京師，是當年的十月十五日。這次他被奉召進京，主要的原因，是因為順治於七月間有『馬上有省』，請玉林來為之證道的。順治參禪學佛，並不是口頭的，而是着實去身體力行的，所以才有『馬上有省』的悟境。當玉林抵達京師，聽說節溪森已為順治剃髮，準備出家了。玉林很不同意節溪森的做法，他感到這樣做未免荒唐，順治年紀尚輕，身繫國家大任，有關百姓禍福安危，怎能一下子放棄皇位出家？因此，玉林琇要大家集薪燒森，一面勸阻順治出家。順治看到這種情形，他才答應蓄髮，暫不出家。「續指月錄」卷十九玉林通秀的傳記說：「師到京聞節首座為上淨髮，即命眾集薪燒森，上聞遽許蓄髮乃止。」（見「續藏經」一四三册五一三頁D）

關於順治落髮出家，除「續指月錄」記載之外，湯若望的「傳記」裏也有記述：

此後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於僧徒之手，他親手把他的頭髮削去，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時，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。

「續指月錄」記載是節溪森為順治「淨髮」，「湯傳」說是順治親自「削髮」，這是二者所記相異之處，但是，順治的落髮，却是同一事實。順治落髮後沒有出家，沒有出家的原因是否因受湯若望的阻止？這是值得研究的。我們根據歷史文獻資料的研究，「湯傳」所記，無異是為湯若望臉上抹金，誇大功勞。事實上，那時的順治，由於學佛心切，早對湯若望由恭敬而逐漸疏遠甚至討厭的程度，湯若望能否見到順治，已是問題，何況阻止？順治沒有出家，是由他的母后與玉林琇的阻止，才是事實。據「玉林年譜」所記：

十月十五日，到皇城內西苑萬善殿，世祖就見丈室，相視而笑。世祖謂師曰：朕思上古，惟釋迦如來捨王官而成正覺，達磨亦捨國位而為禪祖，朕欲效之如何？師曰：若以世法論，皇上宜永居正位，上以安聖母心，下以樂萬民之業。若以出世法論，皇上宜永作國王帝主，外以護持諸佛正法之輪，內住一切大權菩薩智所住處。上意欣然聽決。

「上意欣然聽決」，顯然順治是接受了玉林琇的勸阻，暫不出家。至於「相視而笑」，據陳垣教授的說法，順治與玉林琇相見，一個是光頭和尚，一個是光頭皇帝，二人不禁相視而笑。這是說明順治的落髮確係事實。

綜觀順治落髮出家的原因，除了「玉林年譜」所記，為了效法釋迦如來與菩提達磨捨王位而成佛成祖之外，我們在木陳道忞的「北遊集」裏，也能見到一點：

（未完）